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洞天  
卷八 醒敗類 兩決疑假兒再反真 三滅相真金亦是假

詩曰：無相之中相忽生，非非是是幾回爭。

到頭有相歸無相，笑殺貪人夢未醒。

此四句乃惺禪師所作偈語，奉勸世人凡事休要著相。大抵若相的人，都為著貪瞋癡三字。貪瞋總謂之癡，瞋癡總由於貪。貪人之財是貪，貪天之福亦是貪。貪而不得，因而生瞋。

瞋人是癡，瞋天尤癡。究竟有定者不可冒，無定者不可執。知其有定，貪他做什麼？知其無定，又貪他做什麼？如今待在下說一段醒貪的話文，與眾位聽！話說後五代周世宗時，河南歸德府城中有一個人，姓紀名衍祚，家道小康，年近四十，未有子嗣。渾家強氏，性甚嫉妬，不容丈夫蓄妾。只有一個婢子，名喚宜男，年已十六，頗有幾分姿色。強氏恐丈夫看上了她，不許她梳好頭，裹小腳。又提防嚴密，一毫不肯放空。紀衍祚有個姪兒叫做紀望洪，正是他的亡兄紀衍祀所生。此人幼為父母嬌養，不事生理，終日嫖賭，十分無賴。父母死了，做叔父的一發管他不下。其妻陳氏，有些衣飾之類，也都被他蕩盡了。虧得他丈人陳仁甫收拾女兒回去，養在家裡。紀衍祚見姪兒這般不肖，料道做不得種，便把立姪為嗣的念頭灰冷了。哪知望洪見叔父無子，私心覬覦他的家產，只道叔父不看顧他，屢次要來長要短。及至衍祚資助他些東西，又隨手而盡，填不滿他的欲壑，誅求無厭。強氏因對丈夫說道：『只為你沒有兒子，故常受姪兒的氣。我前年為欲求子，曾許下開封府大相國寺的香願，不曾還得。我今要同你去完此香願，你道何如？』

衍祚道：『入寺燒香，原非婦人所宜。況又遠出，殊為不便。』

你若要求子，只在家中供養佛像，朝夕頂禮便了！』強氏聽了這話，便要丈夫供起佛像來。不要木雕泥塑，定要將銅來鑄，又要放些金子在內，鑄一尊滲金的銅佛，以為恭敬。衍祚依她言語，將好銅十餘斤，再加黃金數兩在內，尋一個高手的鑄銅匠人叫做容三，喚他到家鑄就一尊滲金銅的佛像，其好似純金的一般光彩奪目。強氏把來供在一間潔淨房內，終日焚香禮拜，祈求子嗣。

看看將及一年，並沒有生子的消息。衍祚老妻子不能有孕，心裡便暗暗看中了宜男這丫頭。她雖不梳頭，不纏腳，然只要她的下頭，哪管她的上頭；只要她的坐腳，哪管她的走腳。常言道：『只有千人做賊，沒有千人防賊。』恁你渾家拘管得緊，衍祚卻等強氏夜間睡著了，私去與宜男勾搭。正是：任你河東吼獅子，哪知座下走青鸞。

從來懼內的半夜裡偷丫鬢，其舉足動步，都有個名號：初時伏在枕上聽妻子的鼻息，叫做『老狐聽冰』；及聽得妻子睡熟，從被窩中輕輕脫身而出，叫做『金蟬脫殼』；黑暗裡坐在牀沿上，把兩腳在地上摸鞋子，叫做『滄浪濯足』；行走時恐暗中觸著了物件，把兩手托在前面而行，叫做『伯牙撫琴』；到得丫鬢臥所，扭扭捏捏，大家不敢做聲，叫做『啞子相打』；恐妻子醒來知覺，疾忙了事，叫做『蜻蜓點水』；回到妻子牀上，依著輕輕鑽入被窩，叫做『金蛇歸穴』。

閑話休提，且說紀衍祚雖然偷得宜男，卻是驚心動膽，不能舒暢。正想要覓個空兒，與她偷一個暢快的，恰好遇著個機會。原來強氏因持齋奉佛，有個尼姑常來走動。那尼姑俗家姓畢，法名五空，其庵院與城南隆興寺相近，因與寺中一個和尚相熟。這隆興寺中有兩個住持：一名靜修，一名惠普。靜修深明禪理，不喜熱鬧，常閉關靜坐。惠普卻弄虛頭，講經說法，笑虛男女，特托五空往大家富戶說化女人佈施作緣。因此五空也來勸強氏去聽經。是時正值二月二十九日，觀音大士誕辰，寺中加倍熱鬧。強氏打點要去隨喜。衍祚本不要妻子入寺燒香的，卻因有宜男在心，正好乘強氏出外去了，做些勾當，便不阻當她。只預先一日，私囑宜男，教她推說腹痛，睡倒了。至次日，強氏見宜男抱病，不能跟隨，便只帶家人喜祥夫婦跟去，留下一個十二歲的小廝與兒，與宜男看家。衍祚初時也隨著妻子一同入寺，及到法堂，男東女西，分開坐下，等候慧普登座講經。衍祚便捉空從人叢裡閃將歸來，與宜男歡會一番，了其心願。但見：老婆入寺，為看清淨道場；丈夫歸家，也是極樂世界。

一個化比丘身，對世尊五體投地；一個現歡喜相，把丫鬢兩腳朝天。從前黑夜中，匆忙勾當，只片時兩散雲收；如今白日裡，仔細端詳，好一歇枝搖葉擺。向怪作惡的龜山水母，並不放半點兒鬆；何幸好善的獅子吼佛，也落下一些兒空。仗彼觀音力，勾住了羅剎夜叉；多賴普門息，作成了高唐巫峽。一向妻子坐繡房持咒，倒像替丈夫誦了怕婆經；今日老荆人佛寺聽經，恰似代侍兒念了和合咒。全虧我佛開方便，果然菩薩會慈悲。衍祚了事之後，喚過小廝與兒來，吩咐道：『大娘歸時，切不可說我曾來家！』吩咐畢，悄悄地仍到寺前，恰好接著強氏轎子，一同回來。強氏並不曉得丈夫方纔的勾當。

哪知宜男此會已得了身孕，過了月餘，但覺眉低眼慢。強氏見得有些蹊蹺，便將宜男拷問起來。宜男只得吐出實情。強氏十分惱怒，與丈夫廝鬧。衍祚懼怕妻子，始初不敢招承，後被逼問不過，只得承認了。強氏捶臺拍桌，大哭大罵，要把宜男賣出去。正是：夫人會吃醋，吃醋枉吃素。

自己不慈悲，空拜慈悲父。

強氏自此每日辱罵宜男，准准地鬧了一兩個月。一日走進佛堂燒香，卻對著這尊銅佛像，狠狠地數說道：『佛也是不靈的。我這般求你，你倒把身孕與這賤碑，卻不枉受我這幾時香火了！』一頭拜，一頭只顧把佛來埋怨。

卻也作怪，強氏那日說了這幾句，到明日再進佛堂燒香時，供桌上早不見了這尊銅佛。強氏吃了一驚，料必被人盜去。家中只有喜祥夫婦與兒、宜男四個人，強氏卻要把這盜佛的罪名坐在宜男身上，好打發她出去。宜男哪裡肯招承，強氏正待要拷打宜男，卻早有人來報銅佛的下落了。那報事的乃是本城富戶畢員外的家人，叫做吉福。原來這尊銅佛在畢員外家裡。

你道是哪個盜去的？卻就是喜祥這廝盜去的。他聞得主母對著佛像口出怨言，是夜便悄悄地將銅佛偷了，明早拿到畢員外家去賣了十兩銀子。這畢員外叫做畢思復，為人最是貪財。尼姑五空就是他的嫡室姑娘，他常聽得姑娘說：『紀家有個滲金的銅佛，鑄得十分精美。』今恰遇喜祥盜將來賣與他，他便把賤價得了。家人吉福知道是喜祥偷來賣的，要分他一兩銀子，喜祥不肯，吉福懷恨，因此到紀家報信。及至紀衍祚問他盜佛的是誰？

吉福卻又不肯實說。衍祚也八分猜是喜祥，只因喜祥是妻子的從嫁家人，妻子任之為心腹，每事護短，故不敢十分盤問。只將五錢銀子，與吉福做了賞錢。再將銀十兩，就差喜樣到畢家去贖。吉福又私囑喜祥道：『我在你主人面前不曾說你出來，你見了我主人，也切不可說是我來報信的。』喜祥應諾。見了畢思復，只說家中追究得緊，故此將銀來贖。畢思復正貪這尊滲金銅佛買得便宜，不捨得與他贖去。心生一計，只推銀色不足，要他去增補，卻私與吉福商量，連夜喚那鑄佛匠人容三到家，許他重賞，教他這樣鑄成一尊純銅佛像，要與滲金的一般無二。

紀家補銀來贖時，又推員外不在家，一連捺遲了好幾日，直等容三鑄假像來搨換了，然後與他贖去。那真的卻把來自己供養。

正是：

貪金暗把奸謀使，奉佛全無好善心。

衍祚得了佛像，並不知是假的，依前供在佛堂中。

強氏見佛已贖還，那盜佛的罪名，加不得在宜男身上了，卻只是容她不得，終日尋鬧，非打即罵。衍祚看了這般光景，料道宜男難以容身，私與喜祥計議，要換一個人來討她去暗地養在外宅。哪知喜祥這奴才倒把主人的話，一五一十都對主母說了。強氏大怒，問喜祥道：『這老無恥恁般做作，叫我怎生對付他？』喜祥獻計道：『主母要賣這丫頭，不可賣與小家，恐主人要去贖；須賣與豪門貴宅，贖不得的去處，方杜絕了主人的念頭。』強氏聽計，便教囑咐媒婆，尋個售主。過了幾日，尼姑五空聞知這消息，特來做媒，要說與姪兒畢思復為妾。原來畢思復也是中年無子，他的妻子畢氏極是賢淑，見丈夫無子，要替他納個偏房。五空因此來

說合。強氏巴不得宜男離眼，身價多少也不論，但恐丈夫私自去贖了。五空道：『這不消慮得。

我家姪兒曾做過本城呼延府尉的乾兒，今在你官人面前，只說是呼延府裡討去便了。』強氏尚在猶豫，五空曉得強氏極聽喜祥言語的，便私許了喜祥二兩銀子，喜祥遂一力攬掇主母允了。

乘衍祚下鄉收麥不在家中，強氏竟收了畢家銀十六兩，叫他即日把轎來抬了宜男去。喜祥又恐宜男不肯去，卻哄她道：『主人怕大娘不容你，特挽五空師父來說合，討你出去，私自另祝。』宜男信以為然，恁他們簇擁上轎，抬往畢家去了。衍祚歸家，不見了宜男，問喜祥時，只說呼延府中討去了。衍祚不勝懊恨，又懼怕老婆，不敢說什麼，唯有仰天長嘆而已！正是：侯門一人深如海，從此蕭郎是路人。

不說衍祚思念宜男，無計可施。且說宜男到了畢家，方知主母把她賣了，放聲大哭，欲待尋死，又惜著自己的身孕。正沒奈何，不想吉福打聽得宜男是有孕的，便對主人備言其故，說道：『主人被五空師太哄了！』畢思復即請過五空來，把這話問他。五空道：『並沒此事，是誰說的？』思復道：『是吉福說的。』五空道：『他因不曾得後手，故造此謗言，你休聽他！』

思復將信將疑，又把這話對渾家說，叫她去盤問宜男。此時宜男正哭哭啼啼，不願住在畢家，竟對畢氏實言其事，說道：『我自二月裡得了胎，到如今五月中旬，已有了足三個月身孕。

今雖被主母賣到這裡，此身決不受辱。伏乞方便，退還原主則個！』畢氏將此言對丈夫說知。思復道：『我真個被五空姑娘哄了。今當退還紀家，索取原價。』畢氏道：『他家大娘既不相容，今若退還，少不得又要賣到別家去。不如做好事收用了她罷！』思復道：『若要留她，須贖些墮胎藥來與她吃了，出空肚子，方好重新受胎。』畢氏沈吟道：『這使不得。一來墮胎是極罪過，你自己正要求子，如何先墮別人的胎？二來墮胎藥最利害，我聞懷孕過了兩月，急切難墮，倘藥猛了些，送了她的命，不是要處，三來就墮了胎，萬一服過冷藥，下次不服受胎，豈不誤事？不若待她產過了，那時是熟肚，受胎甚便，回來還有個算計。你一向艱於得子，她今到我家，若七個月之後就產了，那所產的男女便不要留；倘或過了十個月方產，便可算是我家的骨肉，留他接續香煙，有何不可？』思復聽了，點頭道：『也說得是。』便把宜男改名子姐，叫她在房裡歇下。

宜男是夜恐思復去纏她，將衣帶通縛了死結，和衣而臥。至黃昏以後，思復睡在渾家牀上，忽然腹痛起來，連起身瀉了幾次。

到明日，神思暈倦，起身不得。延醫看視，醫人道：『不但腹疾，又兼風寒，須小心調理。』畢氏只疑丈夫夜間起身時，已曾用過宜男，或者害了陰癥。哪知思復並不曾動彈，只因連起作瀉，冒了些風，故兩病交攻，直將息了兩三個月，方纔稍可，尚未能痊癒。宜男因此幸得不受點污，日日去佛堂中拜佛，願求腹中之孕至十三個月方產，便好替舊主人留下一點骨血。這也是她不忘舊主的一片好心。有詩為證：侍兒含淚適他門，不望新恩憶舊恩。

況復留香原有種，忍同萍草去無根。

畢氏見宜男日日禮佛，便指著佛像對她說道：『這尊銅佛，原是你舊主人家裡來的。』宜男道：『我正疑惑這尊佛與我主人家裡的一般，原來就是這一尊。但當日被人偷來賣在這裡，我家隨即贖歸，如何今日還在？』畢氏便把喜祥偷賣，吉福商量換換的話一一說了。宜男嗟嘆道：『我始初只道我主人佛便贖了去，人卻不能贖去。誰知佛與我也是一般，只有來的日，沒有去的日。』因也把吉福報信討賞錢的話，對畢氏說了。畢氏隨即喚吉福來罵道：『你這不幹好事的狗纜，家主前日買了銅佛，你如何便去紀家報信？你既去報信，騙了紀家的賞錢，如何又攬掇主人換換他的真佛？我若把你報信的事對家主說知，怕不責罰你一場！今恐他病中惹氣，權且隱過，饒你這狗纜！』

當下吉福被畢氏罵得垂首無言，心裡卻又起個不良之念，想道：『既說我不幹好事，我索性再走個道兒。』便私往銅匠容三家裡去，與他商量，要他再依樣鑄一尊銅佛，把來換那尊滲金的來熔化了，將金子分用。容三應允，便連夜鑄造起來。他已鑄過這佛兩次，心裡甚熟，不消看樣，恁空鑄就一尊，卻是分毫無二。吉福大喜，遂悄悄地拿去，偷換了那尊滲金的真佛，到容家來熔化，指望分取其中的金子。不想這尊佛卻甚作怪，下了火一日，竟熔不動分毫。兩個無計奈何，商量了一回，只得把這尊佛拿到呼延府裡去當銀十兩，大家分了。正是：偷又逢偷，詐又逢詐。

行之於上，效之於下。

畢氏與宜男並不知佛像被人偷換去，只顧燒香禮拜，宜男便禱求心事，畢氏卻祈保丈夫病體。誰想思復身子恰纔好些，又撞出兩件煩惱的事來，重複增坡你道為何？原來思復平昔極是勢利，有兩副衣妝、兩副面孔：見窮親戚，便穿了舊衣，攢眉皺目，對他愁窮；見富貴客，便換了好衣，齷齪諂笑，奔走奉承。他有個嫡堂兄弟畢思恆，乃亡叔畢應雨之子，為人本分，開個生藥舖，只是本少利微，思復卻並不肯假借分毫。那紀望洪的丈人陳仁甫，就是思復的母舅，家貧無子，只生一女，又嫁女婿不著，自養在家，思復也並不肯看顧他。只去趨奉本城一個顯宦呼延仰。那呼延仰官為太尉，給假在家，思復拜在他門下，認為乾兒，饋送甚豐，門上都貼著呼延府裡的報單。

三年前有個秀才畢東釐，向與畢思恆相知，因特寫個宗弟帖兒，到思復家裡來拜望。思復道是窮秀才，與他纏不得的，竟壁還原帖，寫個眷待教生的名帖答了他。畢東釐好生不悅。不想今年應試中了進士，歸家候眩恰值呼延仰被人劾奏，說他私鑄銅錢，奉旨著該地方官察報。思復恐累及了他，忙把門上所貼呼延府裡的報單都揭落了。瞞著兄弟畢思恆，私去拜見畢東釐，要認了族兄，求他庇護。畢東釐想起前情，再三作難。思復送銀二百兩，方買得一張新進士的報單，貼在門上。不隔幾時，呼延仰鑄錢一事，已得彌縫無恙。畢東釐卻被人劾奏，說試官與他有親，徇私中式，奉旨著該部查勘。東釐要到部裡去打點，缺少些使費，特央人到思復處告借百金。思復分毫與不，說道：『我前日已有二百金在他處，如今叫他除了一百兩，只先還我一兩罷。』東釐大怒，遂與思復絕交。又過幾時，東釐查勘無恙，依然是個新進士。本府新到任的僉判卞芳胤，正是東釐的同年。

思復卻為遺吉福出去討債，逼死了一個病人，被他家將人命事告在僉判臺下。思復病體初痊，恐屍親到家囉嗚，只得權避於畢思恆家中，就央思恆致意東釐，求他去卞公處說分上。

東釐記著前恨，詐銀五百兩，方纔替他完事。

思復受了這場氣，悶悶而歸，正沒好心緒，又值尼姑五空來向他討銀子。原來五空當初曾將銀百兩，托付思復盤利，今見他為了官司，恐銀子耗費了，後來沒處討，故特來取索。思復焦躁道：『哪見得我就還不起了，卻這般著急？出家人要緊銀子做什？況姑娘的銀子，姪兒也拿得的。我今竟賴了不還，卻待怎麼？』五空聽說，嚷將起來道：『你怎說這般欺心的話？』

姑娘的銀子好賴，出家人的銀子，倒沒得到你賴哩！』當下嚷鬧了一回，畢氏再三勸開。五空暗想：『我當初不把銀子借與窮姪思恆，特把來付與富姪思復。只道萬無一失，誰知今日富的倒這般欺心，卻不反被思恆非笑麼？』心中十分憤怒。她平日也常到呼延府裡走動的，因把這話告訴了太尉的小夫人，方待要央她府裡的人去討。恰好思復又犯了一件事，正落在呼延太尉手裡：時值秋盡冬初，思復到莊上養病，就便收租，有個頑佃叫做陶良，積欠租米不還，思復把他鎖在莊裡。哪知陶良的妻子卻與吉福有私，吉福竟私開了鎖，放走陶良，倒叫他妻子來莊裡討人；又指引她去投了呼延太尉。呼延仰正因前日有事之際，思復便撇卻了乾爺，心甚不樂。今日思復為了事，他便乘機包攬，也索要五百金，方保無虞。思復只得變賣些產業，湊得五百兩奉送。又被太尉於中除去一百兩，還了五空，只算收得四百兩。思復沒奈何，只得把莊房也典了，再湊百金，送與太尉，方纔罷休。思復氣得發昏，扶病歸家，又跌了一跤，中了風，成了個癱瘓之疾，臥牀不起。可憐一個財主，弄得貧病交併。

當初向親戚愁窮，今番卻真個窮了。有詩為證：貧者言貧為求援，富者言貧為拒人。

一是真兮一是假，誰知弄假卻成真。

思復臥病了四五個月，不覺又是來年春季時候，宜男方產下一個孩兒。自舊歲二月中受胎，至是年三月中生育，算來此孕果然是十二個月方產的了。畢氏不知就裡，只道她舊年五月中進門，至今生產恰好十月滿足，好生歡喜。對丈夫道：『這是我家的子息

無疑了。」思復在枕上搖頭道：『這不是我生的。

我自從納妾之夜，便患病起來，一向並未和她沾身。這孩子與我一些相干也沒有。」單氏低言道：『你今抱此不起之疾，眼見得不能夠養兒子的。你看如今周朝皇帝，也是姓柴的頂受姓郭的基業，何況我庶民之家，便將差就錯，亦有何礙？』思復沈吟道：『且再商量。』又過了月餘，為家中少銀用度，只得將這尊銅佛去熔化，指望取出金子來用。不想熔將起來竟是純銅，全無半點金子在內。思復驚訝，喚過宜男來問時，宜男道：『我當初親見舊主人將黃金數兩放入裡邊鑄就的，如何沒有？』

思復只疑當日擱換的時節拿錯了，再叫吉福來詢問。吉福道：『並不曾拿錯。』單氏胡猜亂想，對丈夫道：『多應是神佛有靈，不容你擱換那尊真的，竟自己歸到紀家去了。』思復聽說，心裡驚疑，愈覺神思恍惚。忽又聞呼延仰被人首告他交通遼國，奉旨提解來京，從重問罪，家產籍沒入官。思復因曾做過他的乾兒，恐禍及其身，吃這一驚不小，病體一發沈重起來。看看一命懸絲，因請母舅陳仁甫與兄弟畢思恆來，囑託後事。指著宜男對二人道：『此人進門之後，我並不曾近她，今所生之子，實非吾子。我一向拜假父、認假兄，究竟何用？今又留這假子做什麼？我死之後，可叫紀家來領了他母子二人去。我今只存下薄田數十畝，料娘子是婦人家，怎當得糧役之累？我死後，也求母舅作主，尋個好頭腦，叫她轉嫁了罷。所遺薄田並腳下住房，都交付與思恆賢弟收管。我一向雖不曾照顧得賢弟，乞念手足之情，代我料理糧役，我死瞑目矣！』說罷，便奄然而逝。正是：人當將死言必善，鳥到臨終鳴也哀。

單氏哭得死去活來，仁甫與思恆再三解勸。單氏含淚道：『丈夫叫把宜男母子送還紀家，這還可聽。至若叫我轉嫁，此是他的亂命，我寧死不從！』思恆道：『嫂嫂若有志守節，這是極爭氣的事。凡家中事體，我自替你支持便了。』當日殯殮之後，單氏便將一應文書帳目交付思恆。又將自己釵簪之類，叫他估價變賣，營運度日。思恆便親到鄉間踏勘田畝，一向被吉福移熟為荒、作弊減額的，都重新較正。又將變賣釵簪的銀兩，贖了幾畝好田。單氏得他幫助，安心守節。只有宜男母子，未得了當。與思恆商議，要依丈夫遺命，退還原主。思恆道：『須得原媒去說。』單氏道：『原媒是五空師太。她因素銀惹氣之後，再不上門。如今怎又去央她？不若陳舅公與紀家有親，就煩他去說罷。』思恆道：『如此卻好。』單氏便請陳仁甫來，央他到紀衍祚家去說知其事，叫他快來領了宜男母子二人去。

正是：

不許旁枝附連理，誰知落葉又歸根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紀衍祚自宜男去後，終日長吁短嘆，與強氏夫妻情分漸覺冷淡了。縱然她屢發雷霆，怎當得凍住雲雨。

強氏氣惱不過，害出病來。病中怨恨奉佛無效，遂破素開葷。

病勢日甚一日，醫、禱莫救。不上半年，嗚呼哀哉了。臨終時還怨恨神佛無靈，吩咐衍祚將這尊銅佛熔化了，不要供養。有一曲《黃鶯兒》單說那強氏平日奉佛，臨終恨佛的可笑處：奉佛已多年，到今朝忽改前，心腸本與佛相反。香兒枉拈，燭兒枉燃，平生真性臨終見。聽伊言，聲聲恨佛，誓不往西天。

強氏死後，衍祚不肯從她亂命，仍將佛像供奉。又每七延僧禮懺，超及陰魂。七終之後，便有媒婆來說親，也有勸他續弦的，也有勸他納妾的。衍祚只是放宜男不下，想著：『這三個月身孕，不知如何下落了？』時常到呼延府前打聽消息。原來呼延仰有妾倪氏，小字鸞姨，當呼延仰被逮之時，她乘間裡取了些資財，逃歸母家。恰好畢東釐要娶妾，便娶了她去。衍祚打聽差訛，把倪鸞認做宜男，只道她做了畢進士的小夫人，十分懊恨。不想陳仁甫來對他說了宜男母子之事，衍祚將信將疑。仁甫道：『我感親翁平日間看顧小女之德，故特來報知。

你若不信，可就同到畢家去看。』衍祚便隨著仁甫，到了畢家。

仁甫喚宜男出來相見。宜男見了舊主，淚流滿面。衍祚見宜男手中抱著個孩兒，梳頭纏腳，打扮齊整，比前出落得十分好了，又喜又悲。再抱過那孩子來看，只見左足上有一個駢指，衍祚大喜。原來衍祚自己左足上，也有個駢指。當下脫出來與眾人看了，都道：『這孩子是他養的無疑！』次日，衍祚即取原價十六兩送去，分外再加十兩，酬謝大娘畢氏保全之德。是夜便迎接宜男母子回家，兩下恩情，十分歡暢。正是：去而復來，離而復遇。

後主卻是前夫，新寵卻是舊婢。

繼父即是親爹，假兄即是真嗣。這場會合稀奇，真個出其不意。宜男是夜把上項事一一細述。衍祚方知盜佛的是喜祥，與主母商量，瞞著主人賣宜男的也是喜祥，心中大怒。次日即喚喜祥來責罵了一場，把他夫婦逐出不用。另收個家人叫做來寧，此人甚是小謹慎，其妻也甚老成得用。又僱一個養娘，專一保抱孩兒。把孩兒喚名選郎，取去而復還之意。

哪知姪兒紀望洪聞了這消息，想道：『叔父一向無子，他傢俬少不得是我的。如何今日忽然有起兒子來？此明係畢家之種，怎做得紀家之兒？』便走到衍祚家中來發話，衍祚只不理他。望洪忿怒，竟將非種亂宗事，具呈本府僉判卞公案下。衍祚聞知，也進了訴詞，引畢家母舅陳仁甫為證。卞公拘齊一千人來審問，衍祚將十三個月產兒的事說了一遍。卞公再問陳仁甫時，也是一般言語。望洪只是爭執不服，卞公命將選郎抱來，與衍祚當堂滴血，以辨真偽。說也奇怪，衍祚一點血滴入水盆內，凝在盆底下，先取別個小兒的滴下去，並不調和，及至選郎那點血滴下盆時，只見衍祚這點血冒將起來，裹住了選郎的血並成一塊，堂上堂下眾人見了，都道兩人的是父子，更無疑惑。正是：是假難真，是真難假。

一天疑案，渙然冰解。

卞公審明瞭紀家父子，知紀望洪所告是虛，罵了幾句，即時逐出。望洪好生羞憤，心裡想要別尋事故，中傷叔父。過了年餘，適值朝廷因錢法大壞，要另選好銅鑄錢，降下聖旨：『凡寺院中有銅鑄的佛像，都要熔來應用。民家若有銅佛像，官府給價收之，私藏者有罪。』當時朝臣有奉佛的，上疏說佛像不宜熔毀。周世宗御筆批答道：佛以善道化人，苟志於善，即為奉佛。彼銅像豈所謂佛耶？

且朕聞佛在利人，雖頭目猶捨以佈施。若朕身可以濟民，亦非所惜也。

此旨一下，誰敢道個不字。看官，你道朝廷要鑄新錢，自當收取舊錢的銅來用，何至毀及佛像？原來那時錢法壞極，這些舊錢純是鉛沙私鑄，並沒些銅氣在內，所以毫無用處。有一篇譏笑低錢的文字說得好：號曰青蚨，呼雲赤亥，雖有其名，全無其實。百兮不滿寸，千兮不滿尺。親如兄兮用不通，母權子兮行不得。杜甫一錢看不來，劉寵大錢揀不出。孔褒見此可無論，和嶠對此可無癖。

卜式輸之寧足奇，崔烈人之何足惜。呼盧劉毅未以豪，日費何曾仍是畜。十萬腰纏輕若無，鶴跨揚州不費力。追念大公九府時，豈料凌夷至今日。

當下官府奉旨出示，曉諭民間，凡有銅佛像在家者，親自賣赴官司領價。私藏不報者，即以抗旨論。紀望洪見了這告示，想起叔父有一尊銅佛在家，便又到僉判卞公處，首告他抗旨私藏銅佛。卞公即差人拘紀衍祚到官詢問，衍祚稟道：『銅佛是有的，但有金子在內，不是純銅的。又且神靈顯應，恐怕熔毀不得。故不敢報官。』卞公道：『怎見得神靈顯應？』衍祚將畢家換去重來的一段話說了。卞公笑道：『不信銅鑄的佛能自去自來。若果能如此，也不被人偷了。可快取來熔化，熔出金子來，你自領去。』說罷，便著原差同衍祚去熔了來回話。衍祚不敢違命，只得同著公差將佛像去熔起來，卻並不見有一些金子在內。衍祚驚得木呆。公差即押著衍祚，賣了所熔的銅，當堂稟復。卞公道：『我說佛像豈有自去自來之理，這都是你支吾之詞。』衍祚叩頭道：『畢家明明擱換，後來熔化時，卻不見有金子。此是實情。』卞公沈吟道：『如此看來，一定畢家以假換真之後，又有人偷換他真的去了。』因問：『當時鑄佛的銅匠是誰？』衍祚說出容三名字。卞公道：『只喚容三來問，便曉得那真的下落了！』當晚便差人拘喚容三。次日早堂奴手到，卞公再三究問，容三料賴不過，只提招出實情。說道：『此皆畢家吉福指使。』卞公道：『這佛若當在呼延』

府中，已經籍沒入官，不可追究。今只拿吉福來，問他個欺盜之罪便了！』

說罷，正要出差拘提吉福，恰好畢家把叛奴盜逃的事來呈告。

原來吉福被畢思恆查出以前許多弊端，料道難以安身，竟於數日前私往鄉間，冒討了一船租米，不知逃往哪裡去了。故此畢思恆遣家屬來遞狀，懇求緝捕。卞公看了狀詞，一面出差緝捕，一面吩咐將容三押赴鑄錢局裡當官，不許放歸，待緝獲吉福面質明白，然後發落。衍祚給與銅價，釋放寧家。

紀望洪本要中傷叔父，哪知卞公並不曾難為他，一發羞惱。

因又起個兇惡念頭，思量要去拐盜那還郎，早晚常到衍祚門首往來窺伺。一日，衍祚替亡妻強氏舉殯，宜男也同到墓所送葬，只叫來寧夫婦隨去，將還郎交付養娘收管，與小廝興兒一同看家。那時還郎已三歲了，當宜男早起出門時，他正睡熟，及至清晨醒來，不見了母親，只管啼哭，定要興兒抱去尋覓。

養娘騙他不住，只得叫興兒抱他去門前玩耍。興兒與他耍了一回，聽得養娘在內叫道：『興兒，你把小官人來與我抱了。你自上鄰家取火。』興兒應了一聲，卻待抱還郎進去，還郎哪裡肯？興兒只得把他放在門檻上，空身入內，到廚下去尋取引火的紙板。誰知紀望洪那時也假意要來送殯，起早地走來，卻見還郎獨自一個坐在門前，便起歹念，哄他道：『你要尋哪個？

我抱你去尋。』那小孩子不知好歹，竟被他抱在懷裡，一道煙走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望洪抱了還郎，穿街過巷，一霎時跑出城外。正走之間，劈面遇着了吉祥，叫道：『大捨，你抱這小官人到哪裡去？』望洪知吉祥被叔叔責逐，必然不喜歡主人的，便立住了，把心話對他說知。吉祥道：『你來得正好。我自被逐之後，便去投靠了畢東釐老爺。他的小夫人鸞姨另居在莊上，離此只一二十里遠近。前年那小夫人懷孕將產，恰遇畢爺選了京官，赴京去了。小夫人產了一女，卻只說是男，使我到京中報喜。畢爺住在京師二年有餘，目下大夫人死了，要接取小夫到京同祝小夫人急欲尋個兩三歲的孩兒，假充公子去騙主人，正苦沒尋處。你若把這孩子賣與她，倒可得幾兩身價，我們兩個同分何如？』望洪喜道：『如此最妙。』便與吉祥到飯店中吃了飯，抱著還郎一同奔至莊上。吉祥抱還郎與鸞姨看，鸞姨見還郎眉清目秀，年紀又與自己女兒相同，十分中意，便將十兩銀子買了。吉祥與望洪各分了五兩，望洪自回家去訖。

鸞姨把所生女兒，命吉祥抱去寄養在莊後開腐店的王小四家，與他十兩銀子，吩咐他好生撫育，待過幾時，設法領回。小四領諾。鸞姨自帶了假公子，與吉祥夫婦起身赴京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那日紀家的養娘見興兒空身入來，忙走出去看時，還郎已不見在門前了。慌得養娘急走到街上叫喚，並不見答應。

忙呼興兒到兩邊鄰捨家尋問，奈此時天色尚早，鄰舍開門的還少。

有幾家開門的，都說不曾見。養娘與興兒互相埋怨，河頭井裡，都去張得到，更沒一些影兒。慌亂了一日，到得夜間，衍祚與宜男歸家，聽說不見了還郎，跌腳捶胸，一齊痛哭起來。

正是：

璧去復歸誠有幸，珠還再失待如何。

衍祚寫著招子，各處黏貼，哪裡有半分消息，眼見得尋不著的了。自嘆命中無子，勉強不得。宜男因哀念孩兒，時常患玻看看又過了三四年，更不見再產一男半女。

衍祚因想起亡妻強氏，當初曾許下開封府大相國寺香願不曾還得，或因這緣故，子息難招，便發心要去還願。擇下吉日，吩咐養娘與來寧妻子，好生伏侍宜男，看管家裡，自己卻帶了來寧，起身往開封府去。在路行了幾日，忽一夜，投一個客店歇宿，覺得臥榻上草褥之下纍纍有物，黑暗中伸手去摸時，摸出一個包兒，像有銀兩在內，便把來藏過。至天明打開一看，果然是一包銀子。裡面寫道白銀十五兩，共九錠五件，銀包麵上有個小紅印兒，乃是『畢二房記』四字。衍祚看了，想道：『這客人失落了這東西，不知怎樣著忙？幸喜是我拾了，須索還他。』當日便不起身，住在店中等了一日，卻不見失銀的人來。衍祚暗想：『我若只顧住在此呆等，誤了我燒香的事，如何是好？』沈吟一回，心生一計，把那包銀子封好交付店主人，說道：『這包銀兩是一個姓畢的舍親暫寄我處，約在此間店裡還他的。今不見他來，或者他已曾來過，因不見我，又往近邊那裡去了。即日少不得就要轉來。但我卻等他不及，只得把這銀子轉寄貴店，我自去了。他來問時，煩你替我交還他，幸勿有誤！』店主人指著門前招牌道：『我這裡有名的張家老客店，凡過往客官有什東西寄頓在此，再不差誤的。』衍祚大喜，便另自取銀三錢，送與店主人，作寄銀的酬儀。又叮囑道：『須記舍親姓畢，房分排行第二，不要認錯了別人。』店主人接了銀子，滿口應承。衍祚臨行，又再三叮嚀而別。

不則一日，來至開封府。那所在是帝王建都之處，好不熱鬧。衍祚下了寓所。到次日，那往大相國寺進過了香，在寺中隨喜了半晌。回寓吃了午飯，叫來寧隨著，帶了些銀兩在身邊，到街市上閑行，看些景致，買些土宜。閑步之間，偶然走入一條小巷裡，見一個人家，掩著一扇小門，門前掛個招牌，上寫道：『侯家小班寓』，只聽得裡面有許多小孩子歌唱之聲。衍祚立住腳聽了一回，歌聲歇處，卻聞得一個孩子啼哭甚哀，又聞有人大聲叱喝。衍祚正聽間，只見對門一個老者扶杖而立，口中喃喃他說道：『可憐這孩子也是好人家出來的，若遇個做好事的人收了他去，倒是一場陰德。』衍祚聽說，便向老者拱拱手，問其緣故。老者道：『有個刑部員外畢老爺，諱東釐，是歸德府人。他有个小夫人倪氏，叫做鸞姨，生下個公子，畢爺愛如珍寶。不想近日畢爺病故，鸞姨也死了。他家裡大叔說這公子是抱來的，不是親生之子。因此他家的大公子畢爺夫竟自扶柩回鄉，把這小孩子丟在京中。恰遇這對門教戲的侯師父，收養在家，要他學戲，他不肯學，所以啼哭。』衍祚聞言，忖道：『我也是歸德府人，與畢東釐同鄉。待我收留了這孩子去罷。』老者道：『客官當真麼？這是一件好事體。』衍祚道：『就煩老丈替我去說一說！』老者便扶著杖，走過大門，喚那姓侯的出來，對他說知其意。那人道：『這孩子既不肯學戲，我留他也沒用。但我已白養了他三五個月了。』衍祚道：『這不難，我自算飯錢還你。』便向身邊取出白銀三兩奉送。那人接了銀子，歡天喜地，就去引出那孩子來，交與衍祚領去。衍祚又將幾錢銀子謝了那老者。然後叫來寧領著孩子，回到寓所，替他梳洗了一番。仔細看他的面龐，卻與還郎的面彷彿相似。

問他年紀，說是八歲，算來還郎若在，也是八歲了。衍祚甚是驚疑。再細問他親生父母是何人？孩子道：『我幼時失散，不記得了。只聽得有人說，我是三歲時被人在歸德府城中偷出去的。』衍祚聽說，一發驚訝。

便去脫他的左足來看，卻一樣有駢指在上，不覺又驚又喜，抱著孩子哭道：『你就是我親兒還郎了。你認得我父親麼？』

遂把以前失散的緣故對他說了。還郎才曉得衍祚就是自己的親父。正是：再經失散悲何限，重得團圓喜倍常。

衍祚得了還郎，歡喜無限，即日起身，趕回家中，說與宜男知道。宜男喜出望外，捧著還郎，相抱而泣。一向宜男為思念孩兒，常常患病，今既得還郎之後，身子漸漸好了。倒是還郎因在侯家受了些啾啾，飢飽不時，又長途跋涉而歸，身子有病，延醫調治，纔得痊可。醫生又寫下個藥方，教衍祚合一料九藥與他吃。衍祚依言，便往畢思恆店裡去買藥。原來思恆與衍祚雖存識面，卻不相熟，當下看了藥帳，該價銀二兩。衍祚稱銀與他，卻稱錯了，稱了三兩。思恆忙取出一兩來奉還。衍祚謝道：『難得你這樣好人。』思恆笑道：『我今還你這一兩銀子，何足為奇！我前日曾帶十五兩銀子出去賣藥，卻遺失在一個客店裡。兩日後纔去尋，以為必落他人之手。不想遇著個好人，竟把來寄與店主人，送還了我。可惜不曾曉得那人的姓名！』衍祚便道：『可是張家老客店裡麼？所失之銀可是九錠五件麼？銀包上可是有』畢二房記』一個小紅印的麼？』思恆大驚道：『老丈如何曉得？莫非還銀的就是老丈麼？』衍祚笑道：『然也！』思恆忙跳出櫃來，恭身施禮，叫夥計看了店，自己陪衍祚到裡面堂中坐下，置酒相款。因問衍祚有幾位令郎，衍祚道：『只有一子，年方八歲。』因把向來多蒙令嫂保全，後來失而復遇的話說了一遍。』思恆道：『此皆老丈盛德之報。』

因問令郎曾有姻事否？衍祚道：『還未！』思恆道：『小弟有一女，恰好也是八歲。意欲與令郎聯姻，未識尊意若何？』衍祚道：『既蒙不棄，何敢推卻。』思恆大喜。當下兩人盡歡而別。衍祚回家，對宜男說知其事。宜男想起畢氏恩義，也要與畢家聯一

脈親，便叫衍祚去央陳仁甫為媒，擇日下聘，兩家行禮，俱頗豐盛。

卻又動了紀望洪覬覦之心，走到陳仁甫家來說道：『我叔父一向所認的還郎，已不見了，合當立我為嗣。如何又到外邊去尋個來歷不明之子為子，岳父又替他做媒定親？』仁甫素怪女婿無賴，由他自說，便不理他。望洪憤憤，又要到官司告理。

原來僉判卞芳胤，向已去任，今又恰好昇了本府太守。望洪又到他臺下告狀。卞公道：『此事我前已斷過，如何又告？』望洪訴出上項情由，卞公即拘衍祚來審。衍祚備言還郎三歲失去，八歲復遇的緣故。卞公道：『有何恁據？』衍祚道：『有腳上駢指可證。』望洪便道：『天下有駢指的人也多，那見得畢刑部的假子就是叔父的親兒？』卞公對衍祚道：『你前番以滴血辨出父子，如今可再與他滴血便了。』當下衍祚與還郎又復當堂滴起血來，卻與第一次滴血一般無二。卞公道：『你二人是父子無疑了。但不知你的兒子，怎生到了畢刑部家裡去。這個緣故，也鬚根究明白。畢刑部是我同年，待我請他的公子來問，即知端的。』便吩咐衍祚等一千人且暫退門外，待請畢公子來問了再審。卞公退堂，隨即差人持名帖到畢鄉宦家，請他公子畢獻夫來會話。此時畢公子纔扶柩歸來，在家守制，忽聞卞公相請，不敢遲延，即刻來到府中。卞公邀入後堂，相見敘坐，寒溫已畢，問起他所棄的幼弟，何由知是假的，有何恁據。畢公子遂將鸞姨以男易女的事，細述一遍，說道：『此皆家奴喜祥經手做的事，後來原是此奴說出，所以治年姪知其備細。只不知此兒是哪家的。』卞公道：『如今喜祥何在？待我喚他來問。』畢公子道：『此奴近日因盜了先君遺下的一尊佛像，被治年姪追究了出來，現今送在捕衙羈候著。公祖年伯要他時，去提來就是。』卞公便問是何佛像，畢公子說出這尊佛像的來歷。真個事有湊巧，原來他家的佛像，就是紀衍祚家那尊滲金的銅佛。當初吉福與容三當在呼延府中，卻是倪氏鸞姨把來供在內室。後來嫁到畢東釐家，遂帶了這尊佛去。鸞姨死後，這尊佛在畢公子處。喜祥又要偷他到別處去利市，不想纔偷到手，卻被同輩的家人知覺了，報知家主。畢公子大怒，即時追出佛像，把他送官究治，羈候發落。

當下畢公子說出緣故，卞公笑道：『原來這尊佛卻在足下處。』便也把前年審問銅佛的事說了。畢公子道：『治年姪正待把這佛來納官助鑄。今承公祖年伯見諭，即當送來。』言罷，起身告辭而去。卞公即差人到捕衙，立提喜祥到來，與衍祚、望洪等一千人同審。望洪一見了喜祥，驚得呆了。卞公喚過喜祥來問道：『你舊主人之子，何由假充了新主人之兒？』喜祥初時不肯說出，後來動起刑法，只得招出紀望洪偷來同賣的緣由。卞公喝問望洪：『此事有的麼？』望洪料賴不過，只得招承。卞公大怒道：『你兩人一個以兄賣弟，一個以奴賣主，滅叔之姪，背主之奴，情理難容！』便將望洪重責三十，喜祥重責五十。責畢，又問喜祥道：『你既受小主母之託，暗地以男易女，後來為何又對公子說知？』喜祥道：『當初小主母原許小人重賞的，後來竟沒有賞。』

小主母與先老爺又都死了，因便將此事說出，指望公子賞賜。』卞公笑道：『你這奴才，總是貪心無厭。』因又問道：『你小主母把女兒寄在外邊，那女兒卻是畢老爺親生的小姐，可曾教公子取回麼？』喜祥道：『小主母所生小姐，寄養在腐店王小四家。公子曾差個人去取，那王小四已遷往寧陵縣去了。』

及自小人到寧陵縣尋著了他問時，不想那小姐已於一年前患病死了。』卞公道：『你這話還恐是假的。你舊主人的兒子可以盜賣得，只怕新主母的女兒也被你盜賣了。你可從實說來，真個死也未死？』喜祥道：『其實死了，並非說謊。』卞公搖頭道：『難以準信，待我明日拘喚王小四來面問。』說罷，命將喜祥與紀望洪俱收監，聽候復審定罪。衍祚叩謝出衙，只見畢思恆同陳仁甫都在府前探望。衍祚對他述卞公審問的言語，說到王小四家寄女一事，只見畢思恆跌足失驚道：『這等說起來，我的女兒就是畢鄉宦的小姐了！』衍祚聞言，驚問其故。思恆道：『實不相瞞，我這小女乃是螟蛉之女。我因往寧陵縣收買藥材，有個開腐店的王小四，同著個人，也說姓畢，領著個女兒，說是那姓畢的所生，一向過繼在王小四處。今因她母親死了，她父親要賣她到別處去。我見此女眉清目秀，故把十二兩銀子買回來的。』衍祚聽說，便道：『既如此，不消等王小四來問，只須親翁進去一對便明。』此時卞公尚未退堂，衍祚同著思恆，上堂稟知此事。卞公隨即喚轉喜祥來質對。思恆一見喜祥，說道：『當初賣女的正是此人。據他說姓畢，又說這女兒是他所生的。哪知他卻是畢家的奴子，盜賣主人的女兒！』

喜祥那時抵賴不過，卞公轉怒道：『惡奴兩番賣主，罪不容於死了！』喝令將喜祥再重打一百棍，立時斃之杖下。紀望洪問邊遠充軍。發落已畢，至次日，畢公子拿著那尊銅佛，又來候見。卞公收了銅佛，請他入後堂來，對他說道：『令弟雖是假的，既為令先尊所鍾愛，還該看尊人面上，善處纔是。如何輒便拋棄，太已甚了。令妹未死，卻輕信逆奴之言，任其私自盜賣，更不留心詳察，恐於孝道有虧。今畢思恆收養令妹為女，恰好又與足下的假弟作配。弟雖是假，妹夫卻是真。可將銀三百兩送與令妹作妝奩，以贖前過。』畢公子聽罷，逡巡慚謝，連聲應諾。辭了卞公，便具名帖到紀衍祚與畢思恆兩家去拜候，真個將銀三百兩送作妝奩。人皆服卞公的明斷。正是：有兒既已明真偽，失女還能辨死生。

卞公既審了兩家兒女之事，卻將那尊滲金銅佛，喚銅匠容三來認，問他可是原佛。容三道：『正是原鑄的佛一尊。』卞公道：『你前日說這尊佛熔化不得，今可當堂熔與我看。』容三依命，就堂安爐舉火，熔將起來。真個奇怪，恁你怎樣燒他，只是分毫不動。卞公見了，咄咄稱奇，吩咐不消熔化了，且放過一邊。因對容三道：『佛便在此了，只是吉福尚未拿獲。據你招稱是吉福指使，又被他分了一半銀子去，如今沒有對證，難以定案。』容三未及回言，只聽得府門外高聲叫屈，卞公喝問是誰？快拿進來。一霎時，公差押著兩個人來跪於堂下，二人未及稟事，只見容三指著內中一人連聲喊道：『這個就是吉福。』原來吉福一向逃往虞城縣，與陶良夫婦同住，改了姓名，投充了本縣差役。後竟自恃衙門情熟，白佔了陶良的妻子，趕逐陶良出去。陶良懷恨，料道在本縣告他不過，等他奉差出外，在府城外伺候著他，結扭到府前來叫喊。當下卞公先推問偷佛一事，吉福一口招承。陶良又首他目下強佔妻子，前日放他逃走，指引他妻子將假人命詐害主人，又拐去租米若干，種種罪狀。卞公把吉福打了五十，也問邊遠充軍。陶良昔日同謀，今方出首，也打二十，問了徒刑。其妻官賣。容三罰役已久，只杖二十，免罪釋放。吉福去充軍，來到半路，棒瘡發作，嗚呼死了。此亦是欺主之報。有一篇勸戒家奴的歌兒說得好：靠人家的，心腸休變。試問你頭頂誰的屋？口吃誰的飯？

主人自去納房稅，完田糧，你只白白地住，白白地啖，還要時常嗟怨。怨道沒什麼摸，沒什麼賺，獨不思『消災經』也須念一念。怎的為公便懶，為私便劍有等沒良心的，貪求無厭。

投了興頭的鄉宦，便私紮圍，私詐人，十分大膽。假告示兒慣，假圖書兒用慣，到得事發難瞞，拚著一頓板，再去過別船。若還靠了膏粱子弟，市井富翁，又看他不上眼，公然背叛。管店的將貨物偷，管當的把金珠換，管田的落租米，管屋的漏房錢，買辦的無實價，收債的開虛欠。成交易，後手多，送人情，抽一半。及至主人有難，並不肯效些肝膽，反去做國賊，替別人通線，趁匆忙把資財誑騙。直待骨髓吸乾，方纔樹倒猢猻散。

不知主人與你有什麼冤仇，這般樣將他謀算？如此傷天理，總為著貪，豈知頭上那亮亮的難遮掩。幾曾見會競錢的大叔發跡了多年？幾曾見花手心的管家得免了災患？倒不如守著老實，學司馬的家奴，萬古流傳；行著好心，似阿季般義氣，千秋稱嘆。

閑話休提。且說卞公既發落了吉福等一起人犯，即令人請了這尊滲金銅佛，親自打轎，送到隆興寺裡來供養。此時隆興寺裡，只有靜修和尚做住持，那講經的惠普和尚已不在寺中了。

因有人說他與尼姑五空有染，五空產病而死，惠普懼罪，不知逃往哪裡去了。正是：本謂五空空五蘊，誰知一孕竟難空。

只因惠普慈悲普，卻令尼姑惠惠風。

當下卞公到了寺中，靜修出來接見了。卞公指著那尊銅佛，對靜修道：『這尊佛熔化不得，想佛家有靈，要借此感化朝廷。

今可權供在此，待我具疏奏聞，候旨定奪。』靜修合掌稟道：『相公不消題疏。既有聖旨毀佛鑄錢，那佛像本是幻形，豈有銷熔不得之理，待貧僧熔與相公看。』卞公聽說，將信將疑，即命左右安置爐火，看靜修熔佛。靜修令侍者將這尊佛放入爐內，一面舉火，一面合掌宣偈道：佛本虛無，何有色相？假金固是假形，真金豈是真像？咄！

真真假假累翻多，從此捐除空礙障。

靜修宣偈方畢，只見那銅佛登時熔化已荊卞公十分嘆詫，因問道：『請問吾師，如何此像一向熔化不得，今日便熔了？』

靜修道：『向因真假未明，故留以為質。今日真假既明，不必更留形跡矣。』卜公點頭稱善。便教將熔下來的銅付錢局應用，內中金子給還原主紀衍祚。吩咐畢，即打轎回衙。衍祚要將這金子捨與靜修，靜修辭謝道：『我出家人要金子何用？你只把這金去做些好事，便勝如捨與老僧了。大凡佛心不可無，佛相不可著。只因你將金鑄佛，生出無數葛藤。自今以後，須知佛在心頭，不必著相。』衍祚再拜領教。回到家中，果然把這金子去做了許多好事。後來紀望洪遇赦而歸，抱病身故，衍祚收埋了他的骸骨。

又養老了姪婦陳氏。還郎畢姻之後，連生二子，衍祚將一子承繼在望洪名下，使哥哥紀衍祀的宗祧不至斷絕。畢思恆亦將自己一子承繼與嫂嫂單氏，報她不從亂命，一片貞心。又教單氏迎養陳仁甫于家中，終其天年。自此紀衍祚、畢思恆兩家，俱各子孫繁盛，亦有貴顯者，此是後話。當時好事的，單把辨人辨佛之事，編成幾句道：於水驗人，於火驗佛。驗佛驗金，驗人驗血。驗血不分，驗金不減。佛有三尊，子唯一擊。究竟幻形，化在轉睫。存不終存，合豈終合。人相我相，總為虛設。眾生壽者，鏡花水月。奈何世人，迷而不達。

看官聽說：人有定形，佛無定相。形是無形，無相是相。

認起真來，假難混真；看得假時，真亦是假。試看訟假兒，盜假兒，賣假兒，買假兒，棄假兒，與夫鑄金佛，怨金佛，偷金佛，換金佛，首金佛，如是種種，總為貪心所使。究竟妒妾之妻，欺夫之妾，滅叔之姪，棄弟之兄，背主之奴，以至忽是忽非之乾爺，忽親忽疏之遠族，倚勢取財之貴客，趨炎行詐之富翁，不守清規之僧尼，同謀分賄之佃戶工匠，枉使貪心，有何用處？若不貪的倒得便宜。詩云：『大風有遂，貪人敗類。』